

远山在呼唤

植村直己

我听说，还没有人登遍五大洲的最高峰。
我要用自己的双脚尽早实现这个目标。

8844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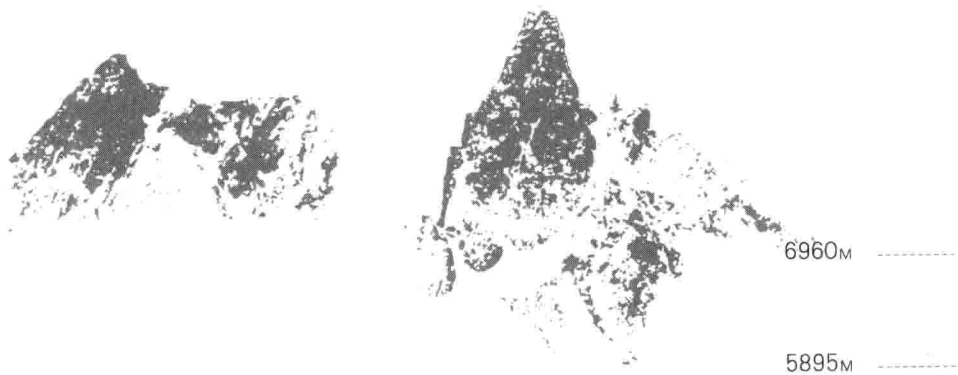
6960M

5895M

5199M

4807M

1074M



远山在呼唤

〔日〕植村直己 著 田秀娟 译

6960M -----

5895M -----

5199M -----

4807M -----

1074M -----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山在呼唤 / [日] 植村直己著; 田秀娟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4.9
ISBN 978-7-5442-7224-7

I. ①远… II. ①植…②田… III. ①随笔—作品集
—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064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4-090

SEISHUN WO YAMA NI KAKETE by UEMURA Naomi
Copyright © 1971 by UEMURA Kimiko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THE MAINICHI NEWSPAPERS, 1971.
Japanese paperback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1977.
Chinese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soft-cover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THINGKINGDOM MEDIA GROUP LIMITE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UEMURA Kimiko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Japan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R.O.C).

远山在呼唤

[日] 植村直己 著
田秀娟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黄莉辉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69千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224-7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目 录

- 1 青春时代
- 15 登山前的序曲
- 29 阿尔卑斯的岩石和雪
- 45 朝霞下的戈尊巴峰
- 67 马特峰的黑色十字架
- 81 非洲白塔
- 113 令我难忘的人们
- 127 安第斯山脉的主峰
- 157 亚马孙河漂流六十日
- 177 王者珠穆朗玛峰
- 197 踏遍五大洲最高峰
- 217 地狱之壁大若拉斯山
- 233 后记

青春时代

- 4 -

DESCRIPTION

Permanent residence: Hyogo - port
Date of birth: 12 Feb., 1901
Occupation: Student

Height: 1.62 m.
Physical peculiarities: None


Children included in this passport:

Name	Date of birth	Physical peculiarities

Delivered at Tokyo

- 5 -

PHOTOGRAPH



Naomi Uesura
Signature of Bearer

植村直己
所 持 人 自 署

我的回忆

开始登山生涯，并非出于我的本意。到第十个年头，我成功登顶了五大洲最高峰。对此，我自己也深感意外。

但是，对于“成功登顶五大洲最高峰的登山家”这样的称呼，我深感羞赧。对于登山而言，五年甚至十年都算新人，所以我不过是初出茅庐者而已。这样的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完全归功于幸运的眷顾，归功于身边人的支持和帮助。登山老将们也许会认为我的登山行动太过危险。就连我自己，最初也完全没想过要实现这样狂妄的计划。

在我浪迹天涯之际，不知不觉间，我成功登顶了勃朗峰（欧洲，4807米^①）、乞力马扎罗山（非洲，5895米）、阿空加瓜山（南美洲，6960米）这三大洲的最高峰^②。之后，在一九七〇年五月

①本书于1971年3月首次出版，受当时的测量技术所限，作者所列的山岳海拔高度与现今数据有微小差别。此次出版保留了作者原本的表述方式。——编者注

②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欧洲的最高峰是勃朗峰，但实际上欧洲的最高峰是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大高加索山脉的厄尔布鲁士山。

十一日，作为日本登山队的一员，我登上了位于亚洲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8848米）。从那时起，我才第一次浮现出“五大洲”的想法。同年八月二十六日，我独自登上了北美洲的最高峰麦金利山（6191米）。至此，我终于成功登顶了五大洲的最高峰。

每一次登顶都是幸运的眷顾。在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我有一个听上去蛮不错的外号——野兽植村。可是，在那之前我的外号却一直是“橡子”。就像一粒小橡子，在勃朗峰我曾经掉进冰隙（冰川的深裂口）中。我能从冰隙中爬出来好好活到现在，能够实现如此多的冒险之旅，都归功于幸运的眷顾。

请允许我再重申一遍，我的故事并无值得自豪之处。如果读者希望在此读到一位崇高的登山者的登山真谛，那我先向各位致以歉意，我无法满足这样的期望。

国府村（现在的丰冈市日高町）位于兵库县的日本海一侧，冈山河从这里流过。我出生于这个山村的一户农家。高中上的是相邻城市的县立丰冈高中。

我家除了种稻，还打稻草搓绳子，卖往神户、大阪等地。光靠大人，家里人手不够。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就得帮着家里喂牛、锄草、打稻草。

我实在不想干这些活，所以中学时参加了排球队。这样放学后我就可以去打排球，不用回家干活。但到高中时，我失去了参加社团活动的勇气。不仅如此，我对学习也失去了兴趣。我成了学校的“捣乱分子”，整天忙着胡闹，不是从校园池塘里逮鱼烤着吃，就是把抹布塞到炉子里弄得教室里乌烟瘴气上不了课。

我进入明治大学农学部农业制造系，并不是因为我家是种田的，而是因为报考这个专业的人很少，比较容易录取。后来，我身无分文，英语也不行，却大着胆子去了美国。在美国的农场，我之所以能找到一份工作，我学的这个莫名其妙的专业也多多少少起了些作用。

虽然进了大学，但我对未来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我只是觉得，为了让大学生活有意义，应该参加社团活动。可是，我没有参加文化社团、音乐社团的才能，体育社团里也净是从高中时就风头十足的健儿们。我找不到适合自己的社团。

入学仪式结束，马上要开始介绍校内情况时，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登山部。参加登山部，能远离灰色都市中的拥挤人流，能置身于大自然中攀登山峰。而且，和大家同住一顶帐篷、同吃一锅饭，还能交到好朋友。

我去找我的担保人赤木正雄先生商量此事。孩提时代，我家和赤木先生家是邻居，他的儿子健一是我儿时的玩伴。健一后来考上庆应大学，成为东京六大学棒球同盟的首席击球手，后来因加入职业棒球国铁燕子队（现在的东京养乐多燕子队）而被许多人熟知。

赤木先生对我说：“登山运动有遇险的可能，所以我不好说什么。不过，社团活动能让你结交到朋友、学长，还能锻炼身体，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虽然想加入登山部，但我在中学时代并没有登过山。丰冈高中有登山部，但我并不知道那个社团都有些什么活动。高中一年级时，我曾经和同学比赛爬山，气喘吁吁地爬上山顶尚有残雪的苏武山（日本兵库县，1074米）。我还记得当时大口大口地吃雪，舌头

被烧得火辣辣的疼。

而且，过去我只知道富士山，从来没关心过日本阿尔卑斯山位于何方，包括哪些山峰。这么想来，我突然决定加入大学的登山部，还真是乱来。

总之，我想先看一下登山部。我想，入会前应该先详细了解登山部的活动内容，认真考虑之后，再决定是否加入。于是，我敲开了位于骏河台教学楼地下室的登山部活动室的房门。

这是一个天花板很低、墙壁暗黑的房间，面积约有八叠大。墙上挂着社团成员的名牌，还有两张不知是何处的雪山照片。房间中央摆着一张饭桌似的长桌。真是没想到，登山部的活动室竟然是这么一个脏兮兮的地方。

当时，二十来位队员正好训练回来，在房间里赤裸着身子换衣服。其中一位高年级学生模样的队员把我叫到了阳台上。

“我们不问你有没有经验。加入这个社团的人，大家和你一样，都曾经是登山的门外汉。想象一下吧，在冰冷的雪中，大家目标一致，和暴风雪、风暴作战，齐心协力地登山……大家互相信赖，登山绳索连接着彼此的性命。在狭小的帐篷里，大家同睡同起，在一个锅里吃饭，互相帮助。我们队员之间结下了兄弟般的友情。加入登山部的所有新人，无论有没有经验，都得从登山的基本步伐开始学起。像你这样的初学者反而进步更快。”

“我自己就是这样的。”高年级队员充满自信地说。他的每一句话都是肺腑之言，这深深地打动了。那一刻，我感到，只要我跟着这位高年级队员走，就一定能过上我所追求的有意义的大学生活。

“三天后，在北阿尔卑斯的白马，举行欢迎新队员的登山合宿

集训。你也参加吧？”

可是，他口中的“白马”在哪里，有什么山，我一无所知。

“那个，我今天只是来打听一下登山部的情况。还没有决定是否加入……”

不等我说完，这位学长就说：“不用担心。学长们会借给你装备的。”说着，他招呼其他队员，从房间里拿来袜子和登山靴。他们给我套上脚后跟露着洞的寒酸的厚毛线袜子，又给我穿上鞋底磨薄了的登山靴。

“你看，你穿着正合适。裤子和上衣，明天我拿给你。登山包和冰镐房间里有。地图不贵，你可以自己买……”

我还没有下定决心，可是高年级队员已经滔滔不绝地讲了下去。在欢迎新队员的白马登山合宿集训的筹备会上，他干脆这样介绍我：“今天，我们又增加了一名新队员，他的名字是植村直己。高年级队员要好好照顾他。”

我觉得好像上了他的当，可是已经没有办法了。

就这样，我成了明大登山部的一员。不，应该说，我就这样被拉入了登山部。我的担保人赤木先生对我说：

“一旦决定了，就要全力以赴。”

泪水中的新人悲歌

欢迎新人的登山集训历时一周，时间从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

我们乘坐火车从中央线的信浓四谷站（现在的白马站）下车

后，再坐巴士去往细野。首次映入我眼帘的日本阿尔卑斯群山尚有残雪，险峻的山峰高高耸立，山峰上的岩石和积雪呈锯齿状。从车窗远眺信浓的景色时，我还十分快乐。

我们一行人，新人两手空空，高年级队员背着硕大的登山包，来到了位于八方山脊的登山部营地。在营地的后面，耸立着白马三山——白马峰、杓子峰、链岳峰。随着我们向上登去，信浓的山间田地尽收眼底。山脊上的残雪呈条纹状，山麓下坐落着东倒西歪、墙壁乌黑的登山营地……入部欢迎会的酒宴令人非常快乐。

加入登山部还真不是不错，我心里这样想道。可是高兴的心情转瞬即逝。第二天的白马登山之行刚刚开始，我就被后悔彻底击倒了。新人们背着三四十公斤的登山包，在高年级队员的号子声中开始了登山之旅。我们从细野出发，途经二股，去往猿仓。这条路有车道，坡度较缓，所以还能忍受。我也是从小干农活锻炼过的。

可是渐渐地，三四十公斤的背包令人吃不消了。时值四月末，汗水却喷涌而出。脸就不用说了，连内衣都完全湿透了。高年级队员命令我们一刻不停地向前走。如果稍微有些落后，号子声就会变成怒吼声。昨天我还觉得眺望山上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可这会儿根本没有心思看风景。加入登山部的时候，高年级队员都是笑嘻嘻的弥勒佛，这会儿却变成了面目狰狞的阎罗王。在怒吼声的追赶下，我默默地向前走去。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前面的路变成了雪地，这时，我脚下一滑，翻倒在地。

“植村，你怎么倒了?!”

“笨蛋!”

我被呵斥道。如果落了队，屁股和脚就会被冰镐柄敲打。高年

级队员简直像野兽一样可怕。在数十位新人之中，个头最小、身体最弱的我第一个累瘫了。即便如此，在雪地上搭好帐篷后，我们还得忙着做饭、干各种杂事，完全没有时间休息。新人们被安排睡在帐篷的入口处，连给高年级队员的登山靴除雪这样的活都得干。

不错吧，不错吧，给你戴高帽。

拼命吧，拼命吧，来了才知道。

从早上，到晚上，做饭团团转。

看风景，看风景，梦里再说吧。

那天晚上，我学会了“断肠调”^①旋律的新人悲歌。我带着要哭的心情唱着这首歌。

雪上训练包括山地上下、横穿，我们被训练到抬不起脚来。在滑落停止训练中，我们要听从高年级队员的号令，沿极陡的斜面滑落。如果露出臀部或者姿势不对、动作缓慢，屁股上又会挨冰镐柄敲打。那时我觉得登山集训比雪崩可怕得多。我甚至想过，在新人中经验和体力最差的我，没准儿会被揍死。

我还是放弃登山部吧……可是，我耳边响起了赤木先生的话：“吃不了集训的苦，中途退出登山部，这样的人简直是废物。”

我不能退出登山部。要想继续登山部的活动，我只能增强体力，别无他法。

大学时，我住在川崎市柿生附近的一座寺庙里。登山集训结束

^①日本大正时代（1912-1926）流行的一种歌谣。

后，我开始每天早上在住处附近进行体能训练。我早上六点起床，沿山路跑九公里左右。最初登山部有二十来位新人，每举行一次登山集训，就会有两三个人离开。到我升入二年级的时候，新人只剩下了五个。当然，我是其中之一。

读一年级的时候，让我苦恼的是体力。升入二年级、三年级后，我从被教育的角色转变为教别人的角色，这时让我苦恼的是我的精神，因为自己对山的认识还不成熟、不完备。终于，我对山形成了自己的认识。一年之中，我参加了七次登山集训。仅仅集训，我登山的天数就超过了一百天，再加上独自登山，我一年中有一百二三十天在山里面。学业当然顾不上了。

梦想海外的山

从北海道到东北地区、日本阿尔卑斯山，我一心扑在登山上。渐渐地，我登山的视野越来越开阔，开始想登国外的山。二年级要结束的时候，我开始读国外的登山书籍。加斯东·勒比费的《星星和风暴》一书，让我深深地迷上了阿尔卑斯山。我对登山也有了自信。

升入四年级，成为负责人助理后，我开始尝试单独登山。我从黑四水库出发，经黑部峡谷的阿曾原山口，到达北仙人山脊的顶端，然后从位于剑峰北侧的池之平下山，到达剑泽；继而越过延伸至黑部别山的梯子谷，挺进真砂山脊，从其顶峰（真砂峰）下山，前往地狱谷；经弥陀原，下至千寿原。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从奥大日峰到剑峰登山集训的回程中，身上带的食物是集训时剩下的，刚刚

够吃。我没有帐篷，只有一把铲子，住的是雪洞，行程历时五天。我把这次登山当成一次考验，想以此来判断自己是否有资格指导别人。

我独自登山并非始于出国后。在新人的夏季登山集训之前，我就曾背着高年级队员，独自去富士山进行体能训练。

鼓励我挑战外国山峰的是我的伙伴小林正尚。在我漂流亚马孙河时，他在去同学婚礼的途中遭遇车祸身亡。在结束了大学四年的夏季登山后，他飞往阿拉斯加，攀登了遍布冰川的山峰，尽兴而归。在日本是看不到冰川的，因此，当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讲述他的登山之旅时，我心中充满了羡慕，好胜心也随之被点燃。我完全不考虑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一心只想攀登外国的山，哪怕只有一次也好。我想，这对我来说是最幸福的选择。

说到外国，首要一点就是钱的问题。我的父母一直反对我参加登山部的活动，所以我无法对他们张口说出“我想去外国登山，请支援我吧”这样的话。我家只是小户农家，供我上学已是竭尽全力。就在这时，外国通讯社传来了有日本人准备攀登艾格峰的消息。

对啊，就去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吧。我要亲眼见到日本没有的冰川。我下了这样的决心。

没有资金的我，去了目的地当然得打工挣钱。可是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我一种也不会。这样的我，如何在欧洲打工呢？

于是我想去生活水平高的美国多挣些钱。我想，如果只吃面包、黄瓜，节衣缩食，就能攒出去欧洲攀登阿尔卑斯山的钱。也许要过很多年，我才能实现去欧洲登山的愿望。但无论如何，要先走

出日本。

如果总顾忌自己不会英语、不会法语，那一辈子也去不了国外。是男人，就应该能豁得出去，敢于冒险。

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我都没有认识的人。幸运的是，有一位学长的熟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我向他去信咨询美国的情况。他的回信非常惊人：“在美国这种地方，语言不通怎么可能挣到钱呢？如果有一技之长倒也罢了，可是为了毫无意义的登山……你就听我的，赶紧放弃你的计划吧。这可是为你好。”

这些话反而激发了我的斗志：我一定要做到！我变得斗志昂扬。

我的心里只有去国外这一件事。三月中旬，毕业典礼结束后，我就预定了五月出发、经由洛杉矶去南美的移民船船票。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观光旅游的道路被打开了。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我通过有乐町的一家旅行社提交了护照申请，目的是经由美国去法国、瑞士观光旅行，日程为十天，携带资金写的是五百美元。从横滨到美国的单程票价是十万零八百日元。虽然携带资金写的是五百美元，但我倾尽所有才凑够了到美国的单程船费。

大学四年级的后半段，我在阿佐谷宿舍前的女子高中扩建工地上找到一份工作——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当建筑工。我已经习惯了在高处运动，所以这种工作对我来说是拿手好戏。晚上，我去英语补习班学习。虽然如此，我仍然什么都不会。登山部、打工、英语补习班这三部分构成的生活很辛苦，但是很充实。